

耳溪集十

疏劄 啓 議 教命文 頌教文 箋

致詞 教書 上標文

共二十二

16
2330
10



16
和
2330
卷2/10

42
240010

耳溪集卷二十一目



疏劄

乞免文衡辭 健陵丁字閣上樑文製進疏

乞免文衡疏

掌令俞鉉章疏後乞免文衡疏

再疏

三疏

辭文衡會圈疏

新薦文衡疏

再薦文衡疏

請陞配有子大成殿疏

啓

歲初賓對陳勉啓

王世孫聽政賓對陳勉啓

請北關諸邑緣江植木啓

請棘城築城厚州設邑啓

請文任通望時問議文衡啓

論長淵海防事啓

請皇明叅將駱尙志追配武烈祠啓

議

英宗大王 貞聖王后 王大妃殿加上尊號議

景慕宮 惠慶宮加上徽號議

辭令中理初政清明百度惟貞咸仰重華繼聖 宗
祏增重而我 慈聖殿下以女堯之德垂簾臨朝誕
宣綸音懇惻嚴正惓惓乎保護 聖躬諄諄乎闡明
義理以及全世臣而靖朝象卹民隱而固邦本有足
以泣鬼神感豚魚凡厥在廷之臣莫不飲涕莊讀攢
手仰祝人心翕然底定國勢於是益鞏億萬年無疆
之休自此基矣臣以 三朝簪履之舊逢此天地崩
坼之變莫效鍼虎之從得遂禱蟻之誠老猶不死此
何人哉伏念無似之賤受 英廟簡拔之恩始自珥
筆之時蒙 先朝特達之知猥致崇顯之班拯濟於

坑窞之中剪拂於冗散之林內外清要踐歷僥濫以
至父子兄弟並沐陶鑄之澤雨露生成偏加一門庇
覆眷遇不比庶僚欲報之德與天無極銘鏤肝肺隕
結爲期而曾無絲毫之報效居然齒髮之凋零年至
乞骸者今已七年于茲逐歲陳懇瀝盡衷曲而每值
國家有事 聖恩彌重未忍便訣滾到今春幸逢曠
前之慶復叨三館之任殫技於代撰之重厠跡於陪
講之列昵近耿光恭聆 玉音躬覩盛儀榮耀已極
竊期大禮次第告成職事已畢則庶可以引經陳情
退畢餘齒矣豈料千萬夢想之外忽遭窮天之痛叩

叫穹壤求死不得奔走於哭擗之列攀號於殞奠之班而重以文苑之職例多撰進之役收召精魂嘔盡肝血晨夜焦思倉卒副急而既涸之源無以出泉已枯之木難求生津文不成理語多疎脫莫重摸畫播告之辭終未能形容萬一而至於請諡之狀所以彰宣殊域昭示百世事體尤重且大而期促意忙筆不從心莫能效揄揚之誠退而戰汗久愈靡措仍念臣本以空疎之姿猥竊詞苑之任乍解旋授前後七八年既專且久坐妨賢路心常悚慙如集于木加以年迫日吳舊學都荒無以致力於佔俾之工而自遭禍

變以來心膽隕裂神魂遁喪精力漸削積瘁成疾自入此月症形益瓴視聽恍惚行步蹇蹇非復生人樣子方當換節重添毒感食飲全却氣息凜綴委頓床席轉側須人自分爲癯廢之人無望陳力於周行顧今見帶之職乃是館閣重任大小文字不時委埤決無堪承之望且况目下以 健陵丁閣上樑文製進屬於賤臣事面旣嚴篇章且鉅尤非昏聩垂死之喘所可承當者茲敢疾聲哀籲於嚴廬之下伏乞 聖慈俯賜矜察軫賤疾之瀕危念代草之體重亟命移付他文任使之及期撰進仍將臣文苑本任特許鐫

改俾得安意調治少延縷息以卒天地生成之澤千萬幸甚

答曰省疏具悉上樑文許令都監改付標卿其勿辭行公

乞免文衡疏

伏以天地崩坼百靈含哀日月流駛光華漸遠居然萬世之宅已卜千秋之節奄屈臣民攀擗之慟無異若喪之初而仰惟我 殿下皇皇如求去益靡逮每於奠饋之時號慟過節左右近臣莫不憂遑扶護泣請還內噫 宗社生靈之所丕托匝域臣民之所仰

望惟在於 殿下 一身帝王之大孝異於匹庶豈宜任情縱哀不念 玉體之受損乎老臣憂愛之忱中夜耿耿不敢少弛伏願 聖上克念皇天付畀之重殿宮惟憂之切隨時勉抑以副神人之望焉仍念臣疾病沉繇之狀已悉於前月之疏幸蒙 聖慈俯垂憫念許免梁文撰進之役臣伏枕感泣仰戴洪私而惟是文苑之任未蒙體諒尙此羈縻病裏添病靡所容措噫三館之職自是一國之重任外而事大交隣之嚴內而格神諭衆之辭靡不一埤或值事會凌遽倉卒擔着決非衰朽昏憤之質所可承當者向日許

大文字嘔盡肝血瘡痍莫掩愧悔采積而今則神思耗喪精力殫竭譬如老馬之瘦骨難勝鞭策強弩之末鋒無由穿縞將奈國事何哉每一念及不覺慄惕滂考文苑故事累年帶此任者蓋絕無而屢有雖在國家閒暇膺力未愆之時猶不敢久蹲匪分恬若固有前有債事之憂後有妨賢之嫌况臣冒玷前後三入于今七八年矣年至而不去力盡而將躓豈不招譏於當世而貽羞於詞垣乎以公體則萬萬匪據也以私分則萬萬難勝也茲敢收回危喘疾聲哀籲於嚴廬之下伏乞 聖慈哀臣凜綴之狀克推閔覆之

仁亟命解臣三館之任俾延殘命無曠重任以卒天地生成之澤不勝萬幸

掌令俞鉉章疏後乞免文衡疏

伏以光陰電逝雲馭日遠因山隔月歛衛將戒伏惟孝思攀號益復如新臣民慟冤曷有其極仍伏念臣至庸極陋無足比數而伏蒙我 兩聖朝作成陶鑄之恩拔之衆棄之中置之器使之列歷揚清華超擢崇顯頂踵毛髮都是恩造磨放隕結不足酬其萬一而立朝五十年來無一裨補居然老白首矣濫叨文苑之職忝躋耆英之社常存負乘之戒只切顧影之

慚唵啞之景既迫犬馬之力已殫報答隆造此生已矣乃於千萬夢想之外忽遭天地崩坼之變未效鍼虎之下從猥當文字之重役神魂遁喪精爽耗竭披血而染翰擢腸而構辭筆不從心言未達意俯仰怵惕靡所容措而第於 大行大王精微之道學光明之德業巍蕩之功化竊自鑽仰父耳師耳寸管無以窺天地之大片蠡無以測河海之深而至若義理之至正至嚴質羣聖而無疑謨訓之如日如星牖一世而皆化此其盛德宏規高出百王足以格鬼神而感豚魚臣雖愚冥衰賸自幸於身親見故因此而少效

微誠竭心殫精摸寫揄揚幸免大戾矣卽見掌令臣俞鉉章疏本論斥臣代撰教文乃曰至精之典禮矯俗之筵教不少概見至謂之掩諱不書或歸之弁髦漫漶噫嘻此何言也臣雖不忠無狀卽是 先王化育中一物平生服事蒙被恩渥與天無極豈忍當言而不言掩蔽而不章耶天地神明照臨在上揆以常情寧有是也臣誠崩心痛骨直欲剖肝剝腹以自明也人臣負此罪名將何以頂天履地自立於世乎興言及此生不如死伏見 批旨天鑑洞燭矜其老而察其情所以慰藉而昭晰之靡有餘憾臣捧讀摧咽

以首頓地殆同死灰之復燃臣雖卽地滅死可以瞑目矣然不直則道不見臣請垂涕而言之夫首書銀印每先於輦路奉 寧考傳授之謨者所以言敬奉諭書造次弗離以重宗統以嚴典禮則表章精微之義實在其中矣次書揭麟經而靖人心昭垂千萬世大法者所以彰闡明義理嚴於鈇鉞而廿五載牖世道正朝象之宏謨皆原於此而繼之以綸音動合於古典克挽三代之治者蓋上自初元下至五晦之嘉訓大義陶成至治者無不包含非敢闕而不書也只緣臣衰朽昏聩之姿當此哀遑罔措之時智思未周

筆路蹇澀猶未能大書特書繫月繫日自速人言莫非臣之罪也大抵駢儷之辭體段異於行文只是提綱而挈領不能曲暢而旁通驟看雖似疎漏諦視實皆該括至於典禮一事則臣於請諡之狀隆殺情文謹書而敬載大凡文字各有體裁詳畧之稍異有不得不然矣嗚呼臣之所自悼而隱痛者臣之數十年所藉手而事君者惟在於彰 聖孝明義理而幸以文字薄技執役於 先王之終事庶自效願忠之誠矣今於摹天畫日之際隻字片辭不能盡善而盡美受人指摘自陷大何辜負之罪萬隕難贖跼高躋厚

此何人哉至若末端所云不恤人言晏然行公者蓋
凡未徹之章疏初不敢引義而樑文製進之命陳疏
辭免銘旌書寫則事體至重不敢言私黽勉奉行而
已所謂行公者未知何謂都是臣誠未見孚動輒得
謗莫非命也尙何怨尤迸出城闈恭俟處分今始收
召精魂瀝血哀號於嚴廬之下伏乞 聖明亟命先
削臣三館之任仍付有司擬臣罪犯勘以重律以勵
人臣不忠之罪焉

答曰省疏具悉人言豈更提彼無倫焉卿其勿辭行
公

再疏

伏以流光迅邁因山奄過雲日之光華永闕喬山之
弓劍莫攀天地茫茫叫號靡逮仰惟 孝思皇皇益
復廓然臣以 先朝舊物老而不死忍見崩坼之變
未遂下從之誠冥然視息呼天拊膺尙寄地上而乃
於代撰之役不能自效聲罪之言發於臺閣殆非人
理所堪常情所及臣於是五內震剝直欲剗心自明
而幸伏蒙容光之明無微不燭昭晰之教至再愈勤
臣是何人蒙此曠絕之恩瞻天頓地不省攸報方將
收回驚魂畧控衷懇仰申感結之忱冀蒙斥退之恩

耳溪集 卷二十一
矣廼者憲臣李安默之章踵而又起加以厭說之目
驅之罔赦之案噫臣老聵無狀忱誠雖竭而文字不
能取重於世事實已暴而言語猶未見孚於人莫非
命也只自撫躬悼痛尙何忍復舉莫嚴莫重之事要
以自卞而仰煩深墨之中重憾我 聖情也哉惟當
吞聲囚舌走入窮山形影與世相絕庶可爲自靖之
道而已抑臣有區區悲冤之私如臣無似服事 先
王于今數十年矣荷特達之知受罔極之恩而莫報
於塵刹之微茂效於終事之重人之爲言殆不忍聞
瞻昂昊天啜泣無從情跡危蹙屏伏荒郊 玄宮永

閉而未展執紼之誠殷禮已畢而自阻駿奔之班臣
分絕矣人理滅矣將何以舉顏對人乎未死之喘凜
凜垂絕職名之虛縻如添一病臣之情事其亦窮且
憾矣茲敢披血構辭哀鳴於嚴廬之下伏乞 聖慈
矜臣悲苦之情亟削臣文苑之銜以安賤分仍賜不
肖之身刊去朝籍俾得優游田里以終餘齒天地生
成之澤隕結是期臣無任泣血懇禱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人言不必多卞卿其勿辭行公

三疏

伏以嗚呼萬年之 玄宮永閉百世之遺澤難忘匝

域含生憑依無所窮天徹地扣心飲血而幸有山林宿德抗疏建白追引 寧陵故事請定世室之禮洪惟我 先大王盛德配天地神功侔造化道學之精微接羣聖之統事業之巍煥並三古之隆奚但七世之觀德可爲萬代之師範今此世室之議允協神人之情臣於伏枕視蔭之際不覺蹶然而起愀然而感斯誠 宗社無疆之休而大慰臣民於戲之思矣况今告 廟之吉日已卜頒教之縟禮將行顧此負罪俟譴之蹤末由進身於具僚之列獲覩曠世之典有臣如此生不如死臣於昨者冒進危艱之情冀蒙斥

退之恩及奉 批旨不賜允俞辭教鄭重曲賜開導無狀賤臣何以得此捧讀莊誦一字一涕仍伏念臣之當遞之義不獨一身之私情卽是通朝之公議也以言乎情勢則聲罪之章實非臣分之所敢聞者以言乎罪戾則猥當莫重之代撰自速僨誤之斥矣以言乎疾病則望八垂死之齡積瘁於哀遑之日游身於鋒鏑之叢真所謂畏首畏尾身其餘幾者也神魂恍惚如墮烟霧氣息絲綴與鬼爲隣症形之危惡不敢殫舉而要之不可責以生人之事况可擬議於職事之重乎譬如折轅之車難勝於乘載斷弦之弓莫

試於彈射直是溝壑中棄物耳當此大禮涓吉鋪張
鴻烈播告寰域專仗詞垣之臣而如臣尸居之蹤徒
積妨賢之耻正宜亟加刊汰回授館閣林立之彥以
蔽大禮不容少緩茲敢力疾構辭哀號於嚴廬之下
伏乞 聖慈亟命鑄臣文苑之銜以幸國事以安賤
分不勝涕泣懇祝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其勿辭製進

辭文衡會圈疏 辛酉

伏以光陰不居歲籥倏改喬山之草樹已宿莫階之
日晷漸長伏惟我 殿下哀慕之情與歲俱新臣民

痛冤尙復如何伏况我 慈聖殿下追明 先大王
志事誕發絲綸光闡義理國是大定朝著清明世道
之迷溺庶幾丕變邦運之回泰自今伊始臣不勝欽
仰攢祝之至仍伏念臣以樗櫟之散材猥玷文苑之
重任首尾八載乍解旋授可謂專且久矣大小辭命
靡不與聞吉凶代撰舉皆委埤年衰筆退神昏氣澀
以至昨夏副急之文醜拙畢露瑕痕難掩人言迭發
幾陷大何伏蒙我 聖上慈覆之澤閱其老衰洞加
昭晰終始容庇不賜重譴旋因祈免之章特許廉隅
之伸天高海涵隕結難酬竊自謂從今以往永謝朝

籍自作閒漢不意今者乃以文衡會圈召牌儼臨至再至三臣誠驚懍震越罔知攸措夫文衡之職不比他官一遭彈章則不敢以原任自處者故事班班便同金石之典向臣所遭非比尋常規劾至今追思餘愕在中其何敢冒沒彈冠抗顏於圈點之席乎臣之情勢卽是通朝之所共諒去就一節初無可論况臣素以癘病之身當此隆沍之節重添輪行毒感飲啖全却氣息繇綴委頓床茲轉側須人精神昏瞶省覺迷塞房闈之間不能起動束帶赴公斷無其望情窮勢急茲敢疾聲呼籲於嚴廬之下伏乞 聖慈俯諒

情勢之決難冒進賤疾之末由承當亟先治臣違慢之罪仍命都堂博考故事按例議薦俾重任毋曠私分獲全不勝萬幸

答曰省疏具悉卿其勿辭卽爲入來會圈

新薦文衡疏

伏以文衡會圈成命已久而賤臣情病俱苦不敢冒進矣追伏承下政院之教乃以實錄所重飭教申嚴臣於是惶隕震越他不暇顧卽欲踴躍趨承而賤疾重得毒感又添於近日風寒症形危惡末由蠢動離次席藁天牌久淹分義都虧慢命之罪伏地而俟幸

因廟堂始以國體請譴特蒙寬貸之恩旋稟文苑故事乃降疏薦之命 聖念曲摯一至於此瞻天稽首有淚如瀉而第以犬馬之疾仰煩崇高之聽有此罕有之殊典輾轉床席跼踖靡容謹依前人故事以疏替身而顧今詞垣儲望濟濟林立不宜只舉舊薦故謹以尹行恁李晚秀金祖淳金載瓚徐鼎修五人應薦以進伏乞下臣此疏於都堂使之具格圈點以備聖裁仍治臣違慢之罪以嚴國體不勝幸甚

答曰省疏具悉今日會圈

再薦文衡疏

伏以臣於昨日伏承文衡會圈之命卽當奉行之不暇而顧臣情勢之外疾病沉重無望自力而趨朝猥陳情懇伏地俟譴伏見 批旨特軫賤疾之難強俾遵疏薦之故事曲念之恩迥出常例瞻天感頌涕淚無從成命之下不容虛徐而事面之重尤當難慎目今文苑舊望旣有多人謹以李晚秀金祖淳金載瓚徐鼎修四人應薦以進伏乞下臣此章於都堂使之具格圈點以備 聖裁仍治臣違慢之罪以嚴國體不勝萬幸

答曰省疏具悉所薦令都堂會圈

請陞配有子大成殿疏

爲館學生代作未徹

伏以洪惟我先聖夫子集羣聖之大成爲萬世之宗師普天之下咸舉兩楹之祀及門之賢並從配食之列而傳道統之四聖旣居函丈之次從陳蔡之十哲分侍東西之座傳之後世虔祀罔愆而竊惟有子子若氏德容之盛道學之正卓然爲聖門之高弟四勿一貫之傳或有間於顏曾而成德達才之稱宜無遜於冉閔其不在十哲之列者特以夫子所稱四科中偶未及焉耳夫四科之目曾子亦不與焉則非論其道德高下也蓋歷數同患難之弟子而言之故程子

嘗曰十哲乃世俗之論也夫以有子之賢豈不及於游夏諸子而乃於顏子升享四聖之後特進顓孫氏以備十哲獨不舉有子者何也竊觀有子微言之見於魯論者四其曰本立而道生孝弟其爲仁之本者卽作聖之基也其曰禮之用和爲貴者言禮樂之本也其曰信近於義恭近於禮者是君子之立誠也其對哀公之問曰盍徹乎者言王政莫先於保民也其見於戴經者不可一二數而皆是達禮之言聞晏嬰之遣車譏其過儉而失中見孺子之號墓論其緣情而合禮至其答喪欲速貧之語則子游深歎其言之

耳溪集 卷二十一
似夫子其見於孟子者舉麒麟鳳凰之喻盛稱其知
聖人而善言德行山頹之後門人至欲以事夫子者
事之由此觀之學問之超詣造道之精深巍乎其不
可及也故論語七篇之中諸子皆稱名稱字而獨於
曾子有子稱子而不名焉孝弟爲仁之言直承學而
首章之下亦可見門人之推尊迥絕於諸子也奈何
從祀之禮降列於兩廡升堂之位反讓於子張從古
有識之論莫不恨惜而惟彼宋儒陸九淵獨詆有子
之說多節目不直截非後學之急務朱子論其硬說
亂道明卞而痛斥然一種江西之學久愈肆行終使

有子之高明不得躋享於升堂之列寧不慨然永嘆
乎恭惟我 殿下學貫千古統承百王躬行堯舜孝
弟之道上滌洙泗淵源之正崇儒術而敦教化闢異
說而正士趨乃於 臨軒揭題之日特示有子陞享
之意猗歟盛哉此乃先儒未發之旨斯文久缺之典
今幸獨斷淵衷誕詔多士譬如昏衢之揭白日披霧
而覩青天凡在青衿之列者孰不激昂咨嗟懽欣攢
頌乎夫有子大賢也千載末學何敢曰窺測其淺深
而竊以其立言傳後者而尙論則孔門之教莫先於
求仁而行仁之方謂本於孝弟是明聖學之本領也

聖人之道莫大於禮樂而禮樂之用貴在於和節是
識治國之大經也可謂先立乎大者而有功於斯文
矣所以體於身而發之言純粹篤實推以及於爲政
苟非明體達用之君子孰能與於此其視言語文學
各得一體之賢猶或與之比肩至如堂堂難與仁之
士恐不可先後而取舍也然而至于今千餘年無人
乎議到何幸 大聖人作爲出尋常萬萬從今以往
可使天下後世昭然知孔門之學必本於孝弟而王
者之政莫重於禮樂 王言一播無不聳動而興起
咸謂千載未遑之典若有待於今日豈不休哉臣等

讀聖賢之書沐菁莪之化者今幾年矣徒知守廟宇
奉籩豆恭遵誘掖之教而已今當先賢表章之盛舉
吾道闡明之嘉會有不容一日因循茲敢相率齋沐
齊籲於君師之前伏乞 聖上克推尊賢垂教之意
仰念文廟祀典之重亟舉有子升堂之禮以光斯文
以訓萬世不勝幸甚

啓

歲初賓對陳勉啓

甲申大
司諫時

天眷 宗祊大德得壽 聖算已踰七旬寶曆恰滿
四紀同符乎 聖祖 聖考此實國家無疆之休史

牒罕有之慶也惟我 聖上雖當倦勤之齡益懋抑
戒之功年彌高而德彌邵學日躋而政日孜凡厥臣
工孰不欽仰感歎而竊伏念守成難於創業達孝在
於繼述惟我 聖祖艱難創垂啓佑後王惟我 聖
考立經陳紀鞏固宥密式至今休而我 聖上寶算
適符於 兩朝此豈偶然哉惟天惟 祖宗所以默
佑陰隲於 聖躬若是其篤摯則 殿下所以仰答
天休丕承 先烈者其責尤有大焉詩云顯顯令德
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又曰俾爾彌爾性似
先公會矣極言皇天眷顧之厚人主福祿之盛而下

章陳勉之語不過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終之以不
懈于位民之攸暨夫法 祖之道莫大於率由舊章
而行之之本又在於不懈于位伏願 殿下克念
聖祖開創之艱 寧考付畀之重政法之布在者模
範而遵行之典章之隳廢者講求而修明之以至紀
綱也風俗也人才也財力也古則何如今則何如以
殿下之明聖誠若穆然而深思淵然而默察則古今
之同不同不待愚臣之言而可知其落下幾層矣此
實羣下不能承佐之責而 殿下亦宜自反惕然慨
然不愆不忘大奮勵大振作期於復古之盛則吾東

方億萬年基業復啓於今日矣豈不休哉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顧今歲律載新初政渙發 法駕纔回於靈閣 聖念政軫於追先此正維新百度祈天永命之一大機也區區勉祝之忱莫先於此伏願 聖明留神焉

上曰否德無能徒位徒壽自慙自悚歲初初登筵席引詩勉戒誠甚切實深用感歎可不體念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八字令政院書入付諸座側爲座右之銘焉雖然氣益衰繭年又望八只誦途遠之教其懷益切

王世孫聽政賓對陳勉啓

乙未經建時

惟我 聖上五十年身致太平而當此倦勤之時式遵 祖宗故事有此攝理庶務之命此實 宗社無疆之休東土臣民莫不歡忻鼓舞延頸拭目而今日卽 邸下一初之政也請以經義仰陳焉召公之告成王曰罔不在厥初自貽哲命繼之曰王其疾敬德祈天永命蓋謂命之哲否在於自貽而自貽之基在於厥初推以至於祈天永命之道不外乎疾敬德也先儒釋之曰敬則視聽言動一循於理好惡用捨不違於天故能受天明命也其理灼然可見而用功之

要又在於一疾字召誥一篇凡三言敬德而言疾敬德者再疾之爲言卽造次頃刻無時間斷之謂也竊矚 睿學高明經旨貫穿何待仰勉而伏願 邸下念茲在茲夙夜寅畏仰體 大朝付托之重以基億萬年祈永之本焉

請北關諸邑緣江植木啓

臣於年前待罪北邑躬審障塞則關防無一可恃邊禁極其疎虞而至於犯越一事沿江諸邑則別無貂蔘之弊而專以薪樵之艱每多潛採之舉法禁非不至嚴而生理無所取資愚民之觸犯職由於此蓋江

邊一帶山野童濯不但樵採之無所抑亦防蔽之無碍水勢衝決疆域變遷輿覽所載鹿屯島卽故忠武公李舜臣設屯田擊野人之地而今已移入彼地每當潦盛之時輒致崩蓄之患生民之失業猶屬細故疆土之日蹙豈非大患耶誠宜申飭守土之臣緣江植木着意長養積成林藪可資薪樵而水道之衝決處極力防築俾復故道亦令道帥臣考其勤慢俾有成效則庶爲嚴邊禁固疆域之一助矣令備局分付本道何如

上曰所奏好矣春初已以此事申飭該道至今定其

耳溪集 卷二十一
考績之如何而其間修舉與否有未可必更令備局
依卿所奏行會可也

請棘城築城厚州設邑啓

夫修省之策莫急於陰雨之備陰雨之備莫大於西
北兩邊矣以西路言之自關西向京城之喉隘惟是
洞仙棘城兩路而已洞仙則重巒複嶺實爲天險而
况又築城設關以守之可防賊兵之馳突矣至於棘
城則山脉中斷下成平地過此以東橫出瑞鳳之野
無一嶺阨直達京都故丙子之亂捨洞仙而由棘城
掉臂而徑進其爲要害莫大於此昔年故相臣金錫

胄建議設置蒜山僉使於棘城正方城之間誠有深
計而處在平野規模草創及至 先朝陞爲兼營將
而吏卒鮮少物力疲殘又無城柵之固將何以責守
禦之功乎蓋於此地舊有高麗時石城土城遺址廣
袤不過三千餘步右有疊嶂左臨浦口若因舊城之
址因其土石則事半功倍而當與洞仙並爲巨防直
西一路可成重門之固然後添給兵糧募聚人民等
事可以次第就緒矣以北邊言之則厚州古邑處於
三甲廢四郡之間而野曠土沃異於三甲之磽瘠地
低霜晚異於三甲之苦寒誠爲可居之樂土也故相

臣南九萬之按道也躬往巡審陳疏建請遂與茂山并設邑鎮矣茂山則仍成雄府田野日闢人民日聚至今八十餘年年穀常稔倉庾充牣六鎮諸邑皆仰食於此其利之博可知厚州則設鎮未幾偶有犯越之事遽然撤罷穀種菜根尙自茁茂北人至今恨之且其地勢無大嶺之隔自江外直通於咸興實爲西北兩界之樞紐決不可空而棄之也其形便利害詳載於故相兩疏一經乙覽可以瞭如指掌按而行之臣不暇造次覩縷矣顧此西北兩事俱係固國實邊之急務而棘城則臣之待罪海藩會所屢見而熟講

者厚州則待罪北邊時亦嘗遣人搜訪詳探物議故敢此條陳伏乞下詢廟堂商確稟處焉

請文任通望時問議文衡啓

甲寅大提學時

文任通望卽是清峻之極選故格例甚嚴每於新通之時政官必也面議於文衡或以簡問停當然後始爲通擬者乃是國朝已例文苑故事而今番提學之新通也初無通問於臣故心竊訝之問於政官則當夜開政倉卒忘却云新通之人皆是公議所屬使臣與聞無出其右而第念四百年流來古規不容到今破壞故臣欲陳章自列之際因提學之疏引自上

俯燭特爲區處而問備政官使之改通如例書問善爲究竟臣不必更煩章疏而終若泯默則後來者無所考據恐有襲謬廢閣之慮故敢此仰達繼自今申明舊規俾重文選事出舉條載之文苑故事何如上曰擅盟文苑者卽中國之大學士我國之大提學也後進聲價之決可否定高下必待大提學一言其言不啻千斤之重雖以銓官掌用人之責者文任通擬則一循文苑公議雖不面議書問某也居先某也爲次自有宿昔之聲價無或銓官已見叅錯揀擇至於留窠面議如三曹判書之受薦於時任三相當政

書問如通清諸窠之簡通於在家僚堂故事未必然政格亦不載固知銓官之問備專爲急於方便而傳教中旣云格例四字已示其然豈然之意大抵面議簡問云云卽不過近年疑傳信傳之說年前一大臣陳章引義亦非的見文蹟而然者昨日賓對已提此事言於右相矣今卿所奏又如此係是政格更張退與大臣相議從舊例與創新式間指一停當定爲不易之規俾勿每番葛藤可也

論長淵海防事啓

辛卯海伯時

長淵海防事臣於按道之前因曾經守令邊將之言

亦嘗得聞大畧其弊有兩端焉一曰唐船出沒之憂也一曰舟師滄溺之患也猶以未曾身履而目覩不敢篤信而質言矣及至昨年待罪本道仍當巡審之時故取路沿海通行長山南北周察水路形便則所謂唐船出沒之憂者蓋長淵一邑環海近百里與白翎大小青諸島一望相對果爲唐船出來之先衝問諸土人則唐人漁採之船十數年來歲歲增加每當風和五六朔則風帆絡繹彌滿浦港故瞭望之報項背相望追捕之卒應接不暇沿海一帶騷然廢耕漁之業目下難支之弊已無可論日後不虞之慮有不

敢言惟此海西一路名雖內地實則邊門而顧無重鎮之彈壓大嶺之障蔽以我最近之邊門待彼素慣之水路則陰雨桑土之戒重門擊柝之備亦不可謂過慮所謂舟師滄溺之患者蓋長山一串最爲國中水路之第一險地商船漁艇雖或往來大舶巨艦絕難回旋故山北諸邑之上納貢稅皆令作錢職由於此長淵豐川殷栗長連安岳等五邑助泥椒島許沙等三鎮皆在長山之北而水營則在於山南故每當習操之時五邑三鎮之舟師前期月餘齋糧裝船聚會候風於島浦之間如或順風未遇師期已迫則不

計死生冒險越串覆舟滄師之患十居其半此實軍民之所極寃仁政之最可傷者惟此兩件之弊俱是邊憂所關民命攸係果如前日之所聞而沿海衆民擁車投狀冀望救革可見民情之切急矣狀聞變通事體既重新到之初未敢輕議及至入夏以來唐船候望之報如期旁午海民呼訴之狀逐日紛紜有不容恬然不問故論題分付於地方官使之詳細條陳則長淵前縣監洪和輔牒呈昨夏課農之行遍踏於境內沿海之地所謂撫睡龍浦卽唐船初到之處也時當風和之際果有數隻船浮在海中距陸不過三

四里而觀其船制則輕利迅疾非我船之比望見官人之來回船急棹瞬息之間已在外洋招問浦民之熟諳者則以爲此乃漁採唐船而春末夏初則其數尙少及夫夏至以後其來漸多或四五隻爲羣或七八隻作隊而其所謂三竹船者立三面布帆船形最大駕海如飛所載人物少不下三四十名多或至八九十名所率編筏亦爲數十浮每船各有銃砲弓矢鉦鼓帳幕等物大船則釘留於浦口而分撥各筏散採蔘鮫彌滿出沒隨潮上下泛泛若鳧鷖之狀所謂追捕武士輩分界瞭望乘船邏逐東驅而西集旣去

而復來左右奔趨應接不暇逐日如此人力疲竭矣
既不能遠趨於外洋永絕其來路則日後近陸生梗
之弊難保其必無土人之所指陳果如縣監之所目
覩至於長山串在於縣西六十里許地盡頭山脉隱
入海底不知其幾百里而惡石嵯峩怒濤洶湧雖瞿
塘灩澦似無以加此雖當風和之時尚多臭載之患
故山北列邑之上納穀物皆令作錢者以此故也且
本縣及豐川殷栗長連安岳及助泥椒島許沙等邑
鎮皆在長山之北故每當水操之時五邑三鎮戰防
船前期月餘一齊裝發而賣鼎鬻衣各持數月之糧

聚會候風於本縣夢金島閱朔留滯已成疲兵飢卒
而如或師期已迫則不計風勢之逆順冒死涉險檣
傾楫摧覆舟溺死之患比比有之故若當赴操發船
之時父母妻子便作生離死別牽衣摻手泣問歸期
及夫送行之後臨海彷徨倚門悵望人心遑遑景色
愁慘有足以感傷和氣軍丁以是逃散田疇以是荒
蕪沿海殘邑勢將空虛此非但本縣之弊實是山北
各邑之通患縣監身自登舟直到其危險之處則所
謂醢甕兩巖矗立於串末之盡處而齒齒衆石橫亘
海底一線水路屈曲於兩巖之間交互於衆石之隙

比如盤蛇之形而波濤觸石無風噴激故縣監所乘之船出沒巨浪幾乎顛覆而梢工手熟幸而無事然則民情之憂懼固其宜矣而所見之危怖尤有甚於所聞漁採唐船之每爲邊患赴操水卒之輒致陷沒如右所陳不必重複而縣監之所深憂者不但在於目前而已本縣之於登萊只隔一海唐船輕利衝冒風浪如履平地則飽風一帆便可到此矣我國地勢三面瀕海無非可憂而海路之中海西最爲近京海西之中本縣實當初衝蓋他處沿海則水路險夷彼所未諳而至於海西則歲歲唐船去來無常水程之

迂直遠邇無不慣熟則海西邊疆之重抑有甚於兩界而西路之江邊七邑北道之三甲六鎮距京城殆至數千里而排布營鎮各守咽喉今此本縣地形尤係要害而其所備禦極爲疎虛尙無大營重鎮之防守彈壓者此豈非大可憂者耶唐船之往來洋中者雖無日無之而追捕武士輩視若常事恬不爲恠彼中或有桀黠奸細之徒潛蓄出沒剽掠之計瞰我無備事出不虞則殘邑弊鎮將何以禁其衝突乎顧今沿海一帶旣無保障之固圻甸直路又無嶺阨之阻則其在重門擊柝之義寧無識者之深慮乎當此太

平無事之時殆同杞國之憂而桑土之撤不在於陰
雨旣降之後固圉之策宜及於國家閒暇之時區區
願忠之意不敢不畢陳愚見變通矯救之方有不可
緩而所謂救弊之術皆曰設防營於本縣使唐船不
敢近陸分習操於南北使舟師得免滄死則一舉兩
便百弊俱祛萬口喧騰衆心顒望所謂設營基址卽
青石山下管餉倉而被山臨海最得地利長山之北
又有助泥鎮基控據山海當其要衝亦是咽喉之處
也必擇於斯二者而排置行營壯其城池使防禦使
居焉至於分操處所卽所謂阿郎浦而在於助泥之

北山勢圍繞水波涵渟自大海而入也其口如瓶而
其內則數十里大澤有盈無縮足可容數十舳艫進
退組練之地而其中有一小島名曰仙遊臺上可坐
數千人望之屹然一將臺自是天作之地也長山以
北邑鎮水軍屬之防營使之習操於此則唐船庶有
懼威遠屏之效而軍兵亦無溺死不返之弊關防疎
虞之慮倉卒受敵之患不期祛而自祛沮遏江淮之
功庶可收於他日矣今此地方官所報說弊旣甚纖
悉救弊亦有條理而事係大變通則不可不博採衆
論折衷羣言故發關於沿北守令邊將處使之各陳

耳溪集 卷二十一
意見惟此列邑諸鎮之所報雖有深淺之不齊可見
大體之僉同則亦可謂一路公共之論臣既忝方面
之寄事當條列馳啓仰請裁處適因地方官洪和輔
移職遞去旋值秋事告歉未可遽議於興作因循未
果及至冬春之間唐船兩次漂到尤驗海路之密邇
纜經水操之役戰艦許多致敗益信回串之絕險則
向所謂邊憂所關民命攸係者於是乎章章明甚而
竊恨變通之未早乃於此際廟議先發於筵席 聖
念俯及於海民至有令道臣審察論啓之命此實革
弊之大機軍民之至幸而顧臣疎才茂識全昧事務

將何以剖析利害酌量便否仰答咨詢之盛意乎第
伏念兩件大弊如右所陳已悉於地方官之論報諸
邑鎮之條對而論其緩急則舟師滄溺之患實爲日
前之切害語其輕重則唐船出沒之憂尤是日後之
深慮若問救弊之策議者之言皆曰設重鎮於海門
以遏彼船之恣行分水操於山北俾避回串之險路
則可謂一舉而兩得此非微臣之臆見卽是道內之
公議至於設營基址操練處所則臣於昨年亦嘗歷
觀矣方當講定設施之日不可不十分周密而亦不
可以獨信已見故臣於承命之初卽爲馳進沿海亦

爲發關於水使李啓祥約日會同于長淵縣遍觀沿海形便則洪和輔所陳設營之基有兩處焉其一卽青石倉也在於長山之南雖有據險之利而局勢偏仄土性斥鹵殊非容民畜衆之地且今設營之意將與水營各居南北一以壯邊圉一以分水操則不宜疊設於山南其一卽助泥鎮而乃在長山以北地勢寬平山氣明麗且兼土地之廣饒可合排布大城池而唐船出來之衝實無異於青石則以臣愚見設營之基此勝於彼謹考本鎮謄錄則邊將創設在於先朝辛卯年而其時觀察使鄭是先狀啓有曰助泥

浦介在長山之北大洋之邊地勢平夷潮頭直湊每年荒唐船之漂到者必先來泊於此以地形言之則創置一大營鎮分掌長山以北舟師設機防守極其合當係是大變通姑不可輕議爲先設置一堡差出鎮將募民防守瞭望報警云云助泥之地勢要害唐船之必先來泊自古已然至於創設邊將則可見古人之遠慮而其曰可合設一大營分掌山北舟師云者正與今日設施之論沕然暗合此可爲明據的證分操處所則所謂阿郎浦之楮島在於助泥鎮北二十里許山圍如環水平如盤涵渟萬頃可容舳艦千

檣而水中小島自成將臺取考地誌此乃古設邊將與牧官之地可見其要害之處實合爲操練之場助泥若果設營則本鎮自當革罷而長淵縣治亦不可移設於斗絕之海口此地則定爲行營以爲風和時入防之所恐合便宜而設城池於助泥行操練於阿浦邊門有固圉之勢舟師免涉險之危則實是國家之長策軍民之大惠也議者曰今若築城設鎮於此則本縣似當陞爲防營不宜統屬於水使而付以專制之權然後方有鎮邊之效臣之愚見則竊有所難之者蓋本道水使所領水軍只是十邑七鎮而若分

割其半專付防營不許管轄則將不成節度使之規模而無以責制閩外之事權且百餘里之間建置兩將位勢相抗命令不一則必多有窒碍難便之端至若創設防營則排布責應之際孔穴多門尾閭難防日後經費之太廣亦不可不深念今雖設置重鎮不必直稱防營而別爲尊其衙門增其軍械畧倣陸鎮營將城將之例統率山北邑鎮使之仰屬於水營而聽其節制每年水操則報水營定期會行操於山北如獨鎮之例每三年或五年一次水使由陸路觀兵于山北以長淵鎮爲中軍行操如兵使之巡操各鎮

營之規則將卒相習體統不紊居則有聲勢相倚之效出則無號令不專之患且念南北分操之制雖出便宜之政而本道水營亦令管屬於喬桐者實得居重馭輕由外扞內之深計長山一路既是赴京之咽喉而山北諸卒未諳越串之路脉則脫有徵兵之舉難免迷津之患矣又以十年爲限使長淵鎮領率管下舟師由水路進合操於水營然後庶可慣習水道而得免違誤師期之慮夫如是則南北兩營氣脉相通如臂之使手手之使指邊疆得重門之備海防增在山之威區區諛淺之見顧何敢與議於更張施設

之方而有旨詢問之下亦不敢隱默謹此冒昧論列並令廟堂稟處

請皇明叅將駱尙志追配武烈祠啓

壬子箕伯時

臣竊伏念我東方再造家邦保有封疆莫非皇朝之恩而抑由東援諸將仗義奮武之功也東援之功莫大於平壤一捷而實基中興之業焉肆我 宣祖大王特遣畫工圖寫尙書石公星提督李公如松總兵楊公元李公如栢張公世爵之像蓋石公力主東援之議提督三總兵收復平壤傑然爲功宗亂既定建祠于平壤春秋降香祝虔祀卽今之武烈祠是也臣

赴任之初首先瞻謁石尚書李總兵二公真像儼然
颯爽如生百世之下令人起敬其餘三公之像佚於
兵燹代以木主不覺慷慨嗟惜况其建祠草創於兵
亂之餘制度狹陋儀文不備二百年之間畧有修葺
終未能開廣規楹數楹屋宇寂寥荒涼曾無守直之
所只有數箇齋任月再焚香而已臣竊爲之慨然咨
詢經紀抄選儒生武士新構東西兩齋使之分居輪
直以爲肄業之所恢拓外基將建大門以尊體貌以
資觀瞻其於崇報之道庶報萬一而謹稽當時事蹟
抑有一事未舉者平壤志詳載復城始末而其畧曰

癸巳正月六日提督李如松領三協將楊元李如栢
張世爵率兵四萬二千七百餘人進陣城北部分諸
將旌旗蔽野連亘數十里倭將望見天兵之紅衣者
曰此浙江兵也勁悍無敵憚然有懼色天將謂我軍
曰爾等上高山第觀之明日吾必破賊矣八日黎明
提督鳴鑼一聲三軍齊進一軍攻七星門一軍攻普
通門一軍攻含毬門賊從城上用長槍大劍齊刃下
垂森如蝟毛矢丸雨下人不敢近提督手斬退縮者
一人徇示陣前叅將駱尙志奮身先登諸軍鼓噪從
之尙志腋挾大砲大呼連放烟焰漲天黑如堆山又

手攫死屍擲之城上賊大驚以爲天兵飛上城退保內城尙志打破城門乘勝勦殺賊窮縮走入土窟多穿孔穴望之如蜂窠從穴中亂放銃丸天兵多死者提督收軍還營曰獸窮則搏不如姑與生路夜三鼓賊從大同門遁一日夜至平山道多顛仆而死經畧宋應昌奏捷曰倭兵死者二萬餘鮮人之被俘者一千二百人各還其居云云惟此復城之績雖藉提督諸公協力耀兵之威而至若奮身陷城掃盪巢窟專由於駱將之功觀其衝冒白刃挾砲投屍雄膽猛氣摧山倒河雖古之名將無以過之豈不偉哉至今箕

城之人傳說如昨日事欲報其功實合家戶戶祝而當時不列於版享者厥有由焉提督總兵皆是大帥駱公乃其麾下偏將故未入於圖像之中遂漏於秩祀之列可勝惜哉禮曰以勞定國者祀以死勤事者祀在本國猶然况以堂堂天朝之將爲屬國討強寇奮萬死之力復千里之疆其爲定國勤事之勞孰大於是且臣嘗聞前輩之言駱將勇冠三軍號稱駱千斤當時討倭之役每多摧陷之功贊畫使李時發與之周旋行陣服其壯勇氣義相契結爲兄弟駱將載來唐書數千卷以贈之李氏之家遂以多藏書稱以

耳溪集 卷二十一
此觀之其於卻穀之詩書關公之春秋庶幾近之可謂稀世之奇男子也以若人物有若功績在我國豈可無表揚酬報之典况於箕城已建之祠何靳一體之祀乎方當祠屋增修之日從以配食時則可矣亦無張大之舉臣職忝守土之官實有曠世之感敢此陳聞焉伏乞將臣此啓下詢禮官特命皇明叅將駱尙志躋享於武烈祠則不亶慰邦人報功之誠抑有光於 聖朝尊周之義矣

門廡又選儒武以接之云者卿之心可感卿之事可尙役告成日當送香祝致祭于尙書以下諸位卿其臨時狀請香祝噫駱叅將之有大功偉勞於我國而尙闕一體之祀實爲曠典欠事日前起感於 神皇諱辰有一二表章崇報之舉而叅將事未及記憶不能並提於伊日之教卿之敷陳若此尤可謂得體詢于掌禮之臣豈有別見特許狀請卿其知此意涓吉造版妥靈而致祭亦當同爲並須知悉

議

英宗大王 貞聖王后 王大妃殿加上尊號議

惟我 聖上承 列聖之丕緒念 宗社之大計豫
建儲極永鞏邦基乃以追遠之誠將舉歸美之典咸
筮卿士渙發絲綸此是吾東方莫大之慶而 大聖
人不匱之孝也洪惟我 英宗大王以上聖之資履
亭午之運受命之元載適符唐堯之甲辰而厥享國
亦惟五十載誕決大策付畀我 聖上以啓萬世之
基亦越 貞聖王后暨我 東朝殿下德著坤載化
洽 母臨以保佑我 聖躬篤生元孫克岐克嶷八
域含生延頸跂踵胥慶國本之大定而茲當今年之
秋特舉封冊之典追先德之攸暨喜邦慶之維新若

曰今日之慶卽 皇祖篤棐之眷也今年之秋卽
皇祖御極之辰也曷敢不揄揚德美仰答休命乎凡
厥廷臣亦惟曰我 寧考之豐功盛德史不勝書而
惟是鞏萬世不拔之基垂百王裕後之燕於斯爲盛
况茲年甲之重回可占天意之非偶當是年行是禮
聖孝於斯益光邦命於是益新矣人心所同允合天
理伏願亟舉大禮以闡洪休焉

景慕宮 惠慶宮加上徽號議

臣聞國家之慶莫重於建儲帝王之孝莫大於顯親
恭惟我 莊獻世子暨我 惠慶慈宮誕育 聖躬

光膺大統邦命維新天休滋至篤生 元嗣乃在
兩聖流虹之月國本於是大定邦基於是永鞏八域
含齒咸騰四重之歌三載延頸尙遲貳極之建惟茲
甲辰仲秋之月實我 寧考受命之辰我 聖上念
宗社之大計感舊甲之重回特遵彝典誕舉封冊而
克推歸美之意將上徽號於 聖祖聖母而又推錫
羨之恩軫報本之誠闡毓慶之所自思顯稱之加上
誕降綸音博詢廷臣嗚呼欲報罔極風人起詠永言
孝思周雅垂訓我 殿下每值邦慶之滋至必先德
美之追述昨年旣進懿號今年又講縟禮尤仰罔極

之報永言之思也當 宗社無疆之慶伸 聖人不
匱之孝於情於禮可以俟百世而不惑矣伏願亟舉
盛禮以光 聖孝焉

耳溪集卷二十一終

耳溪集卷二十二目

教命文

王世子冠禮冊禮教命文

頒教文

元子定號頒教文

王大妃殿寶籌五旬 惠慶宮寶齡六旬稱慶陳

賀頒教文

王世子冠禮冊儲頒教文

大殿登極頒教文

大王大妃殿垂簾同聽政頒教文

箋

元子誕生稱慶陳賀 大殿率百官進 王大妃

殿親上箋

王大妃殿寶齡五旬稱慶陳賀 大殿親上箋

惠慶宮寶齡六旬稱慶陳賀 大殿親上箋

登俊試謝恩箋

春秋館賜詩宣醞謝恩箋

進羹墻錄箋

先朝舊臣陞資謝恩箋

耆司考績日賜詩宣醞謝恩箋

進人瑞錄箋

致詞

王大妃殿寶齡五旬稱慶陳賀 大殿親上致詞

惠慶宮寶齡六旬稱慶陳賀 大殿親上致詞

教書

令京畿監司鄭弘淳書

令江原監司沈鏞書

令開城留守金致仁書

令黃海監司趙明鼎書

教判敦寧洪象漢致仕書

上樑文

旌烈祠移建上樑文

留仙觀上樑文

鏡浦臺上樑文

子規樓上樑文

得中亭上樑文

長安門上樑文

耳溪集卷二十二

教命文

王世子冠禮冊禮教命文

庚申

王若曰周儲冊而一日三朝黃離元吉唐禮冠於中
 春二月朱芾斯煌庸循彝章式舉寶典咨爾元子天
 挺秀異祥叶虹流日就溫文謨詒燕翼皇穹篤佑會
 夫子以降之年 祖宗垂麻符 壽母載夙之日
 宗社神人之攸托緝熙光明之是期 三殿供繞膝
 之歡祇奉遇物之誨八域繫延頸之望夙著好學之
 誠義經蒙養之功仁聞壘壘漢文豫建之策予意遲

王漢集 卷二十二
遲迺做大戴筮賓之儀先舉元聖祝雍之禮以歲之
正以月之令物采既備於三加謀人而協謀龜而從
位號誕膺於貳邸大庚其兆猗 肅宗載冕之辰用
申於千乃 寧王受冊之歲茲命冊爾爲王世子爾
其念茲付畀之重體予誥戒之勤一人有慶之符萬
年無疆之祿益勉克勤而克敬可見丕顯而不承於
戲尊聖學而振文教自是我家大度遵王道而歛箕
福蓋亦 列祖宏謨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頒教文

元子定號頒教文

庚戌

王若曰少陽之位久虛方切彌月之顛望重離之光
復耀幸荷自天之申体式先正名用脩播告顧予寡
德叨守丕基承 祖宗艱大之投每念付托之重當
春秋晬晚之際尙歎繼嗣之遲詠周家緜陔之詩愾
然興慕思羲經主鬯之義休焉懷憂幸賴皇穹默佑
之庥獲覩冢嗣篤生之慶 三宗之血脈載續上慰
陟降之靈 兩宮之歡顏始開大副晝宵之望值庚
戌之昌運適符先聖以降之年聆癸甲之英音又在
慈慶載夙之日無菑無害奚待日再問之期克類克
明允叶震一索之兆爰遵漢明后故事仍舉周元子

盛儀慶一人之元良國本自此定矣想萬姓之蹈舞
人心有所繫焉岐嶷之奇姿自殊洪基增九鼎之重
暉潤之嘉謠載播寶籙期億年之長肆於告 太室
之餘申以敷多方之誥堂構之緒業有托實維無疆
之休臣民之祈祝孔殷詎緩同慶之舉茲飾泰來之
喜庸推解澤之恩於戲燕翼貽謨曷副仁天之眷命
鳳綸覃惠定騰率土之歡聲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王大妃殿寶籌五旬 惠慶宮寶齡六旬稱慶陳

賀頒教文 甲寅

王若曰歲之元月之元日之元諸福鼎臻於區宇祿

必得壽必得名必得兩慶咸湊於 殿宮呼嵩如雲
回泰是日恭惟 太母功大厚載德著塞淵莅黃裳
元吉之尊柔儀克配垂慶雲光覆之化 慈恩偏隆
彝倫賴以克明景祿於是滋至椒塗日永三朝致問
寢之誠桂掖春回前星供繞膝之樂陰教方敷於三
紀 寶籌儼躋於五旬值 先王百齡之期可驗受
天之祐獻長樂萬壽之祝益喜如月之恒斯誠國家
之洪休寧緩吉慶之不闡亦我 慈宮徽音克嗣懿
德難名承慈愛於 先朝夙著柔嘉之則教義方於
冲歲曷報願育之恩自予踐阼以來常切祝岡之願

玉澤集 卷二十一
憧憧一再飯之頃幸 玉度之彌康愉愉左右就之
辰願春曦之長繫方頌眉壽之第祿誕膺耳順之遐
祺是乃九五福之最先矧惟四百年之初有 東朝
之靈春長茂應河洛大衍之著 北堂之翠萱交榮
叶乾坤相配之策念喜懼之交至自切報暉之誠仰
德美之俱高宜舉晝日之禮然以謙抑之盛德屢示
損約之懿規追前甲之揄揚事若合契在後昆之繼
述禮所當遵鑄玉稱觴姑遲待於歲乙拜箋獻篚載
先舉於月寅肆推 慈極之深仁嘉與寰域而同霈
於戲星臨箕野爭瞻壽曜之並輝日舒春臺咸頌淑

氣之旁達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王世子冠禮冊儲頒教文

庚申

王若曰重膺一人之貞顯冊肇錫元服備四禮之
始縟儀並行肆將十行之播脩誕示八方之同慶念
儲嗣爲國之本而聖王所重者冠 宗廟奉七鬯之
尊義經有訓黻冕受醴醮之禮戴記可徵顧寡躬不
承洪基幸元良篤生異質當尼嶽降聖之歲月日同
符於 慈宮錫姬家教胄之名神人早托於元子岐
嶷天挺聰明孝友之根心溫文日章容貌辭氣之合
度習春詩而冬禮教諭遵保傅之編講魯論與鄒書

王漢集 卷二十二
問難動賓僚之色丕責當付於主器冲齡已屆於勝
冠 殿宮供繞膝之歡予無憂矣臣民切延頸之望
寧可緩歟始以蒙養之功姑鄭重於丕號茲當賁服
之日宜晉居於少陽太歲回於後庚前星耀重暉之
彩令月貞于維卯司天奏亭午之時已於本月初二
日就加元服冊封爲王世子堯收舜冕之載加儼威
儀之可象殷瑚夏璜之有守仰 宗祧之彌尊寶冊
揚庭烝然萬姓之翹首玄端登阼煥乎七章之華躬
珩珮鏗鏘自中肆夏之節樽罍激灑遙連少海之波
遵先王長久之謨盛禮並舉於一日荷皇穹篤棊之

眷靈籙永鞏於萬年旣受賀於昕朝遂布恩於率土
祥光日耀欣欣拭目而瞻協氣風馳洋洋乎盈耳
之響謳歌屬於夏啓爭稱翼子之詒謀寢膳問於周
宮佇見國人之興孝胄筵曉闢士多陳善而弼違甲
觀春回時宜行仁而布德於戲十六言傳授之心法
如日月之繼明四百年積累之邦基並泰華而增固
庶品同囿於壽域諸福用敷於箕疇故茲教示想宜
知悉

大殿登極頒教文

王若曰惟昊天降割我家奄罹巨創今冲人新服厥

王溪集 卷二十一
命勉循輿情付托何堪叫叩莫逮洪惟國朝垂統猗
歟勛華比隆 聖繼神承邁殷后六七之作 祖功
宗德縣周祚億萬之基恭惟 大行大王以天縱之
聖姿膺首出之熙運峻德克配於上帝對越一心至
孝夙孚於 先王代聽庶政 殿宮之忠養備至藹
晨昏之承歡 廟社之禴嘗必親致雨暘之順軌銀
印每先於輦路奉 寧考傳授之謨金滕誕宣於賓
筵闡 兩朝慈孝之德道德接孔朱之統直自性命
之奧闡未發焉問學若江海之涵從古帝王以來斯
爲盛矣錫龜疇而建皇極適追五十年宏規揭麟經

而靖人心昭垂千萬世大法大哉光御二紀允矣高
出百王謙德屢却於徽稱無樂千乘之位綸音動合
於古典克挽三代之治崇儒道而斥邪士趨克正頒
鄉禮而牖俗農政爲先尙方進三澣之衣法夏后之
菲服御厨減八路之貢體周王之仁民功業巍乎難
名蟲魚囿涵育之澤文章煥焉可述草木被昭回之
光至若華城遷 園之儀尤著 聖人準海之孝環
山之松栢自茂民不知遷每歲之鑿輅如期人皆觀
感予小子今春受七章之禮寸誠期萬年之歡翼子
謨詒方荷遇物之誨眇躬祚薄奄遭終天之恫皇皇

正溪集 卷二十二
乎如求熒熒然在疚唉羣生之無祿遽承玉几之憑
由小子之不天莫賴圭幣之禱珠衡永闕痛地坼而
天崩婦孺何知紛雷號而雨泣閔予未堪多難嗟天
胡寧忍斯矧大位之恭承奈至痛之難抑當枕塊處
苦之日胡聞此言然踐阼受寶之儀自有我制仰念
三宗之不責敬遵長秋之 徽音迺於庚申七月初
四日卽位于仁政門睠綴衣而怛焉痛心負黼辰而
泫然隕涕見墻之慕益切何安龍袞之加身位宁之
禮雖遵忍對鸛班之稽首嗟乎艱大之業曷其能堪
藐茲幼冲之齡罔知攸濟庸敷十行之播告爰推肆

赦之彝章是惟有國之常典嘉與庶品而維新於戲
救我 寧人孰無親賢樂利之思在予初服佇期與
物同仁之休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大王大妃殿垂簾同聽政頒教文

王若曰皇穹不惠我家奄遭崩天之痛小子尙在冲
歲猥承位宁之尊未過舞勺之齡一身靡所依仰遽
膺負展之重萬機何以摠裁方當讀書講學之時何
論經邦理民之事凜乎如臨淵谷嗟歧路之迷方茫
然若涉江河無舟楫以濟險肆在前代新服之幼主
爰有東朝垂簾之懿規同坐一堂慈天著光覆之德

王溪集 卷二十一
叅理庶政陰化有默運之功遠稽宋宣仁之訓哲宗
尚傳女堯之偉烈亦粵我 貞熹之翼 成廟終致
中興之賊治斯往牒至今稱焉故後世所當法者恭
惟我 大王大妃殿下以塗莘之名闕有任奴之聖
姿當 英祖在宥之辰克贊熙隆之化暨 先考昭
承之日丕著扶護之功贊內政於巍蕩之治黃裳叶
吉運神機於危疑之際青丘底安 殿宮之和氣融
融慈孝兩至閨掖之規範肅肅德化難名徽旨特頒
奠 宗祊於泰山磐石顯號屢受煥盛烈於金泥玉
編 溫音每承於含飴常軫撫愛之念義方必勤於

視膳益勉問學之工嗟今不吊于天益切相依爲命
心存 宗國惓惓於義理公私之分愛深寡躬憧憧
乎飢飽寒煖之節在昔世運之雍熙旣著彌綸之績
矧今國勢之岌業寧緩燾覆之功肆以舉國之同情
乃有合辭而陳請始因撝謙之德屢拒盈庭之言終
以厚坤之仁竟許叩閣之懇仰惟守經之念凡十啓
而靳俞幸推止慈之衷迺一言而快可簾帷靚邃宛
長樂之承歡裘冕巍臨喜 廟祏之增重於戲一二
日機務無曠奚但臣民之忭欣四百年基業賴寧仰
想陟降之怡悅榮懷之機斯係愛慕之忱益深故茲

正溪集 卷二十一
教示想宜知悉

箋

元子誕生稱慶陳賀 大殿率百官進 王大妃

殿親上箋

前星未輝久勞 慈情之企待少海重潤幸見 元
嗣之篤生邦命維新國本大定恭惟以女堯聖居
文母尊柔化普洽於宮闈克配厚坤之德 慈念常
係於 宗緒佇見重離之光幸茲蘭閨之呈祥聿覩
萱幄之報喜宏基永鞏於磐泰嘉主鬯之有人弗祿
采增於長秋慶含飴之供樂伏念叨守重器奉歡

東朝荷恩光於翟禕乃見曾孫之慶瞻喜氣於裘冕
恭奏生民之詩

王大妃殿寶齡五旬稱慶陳賀 大殿親上箋

歲籥載屬於三始政切祝岡之忱海籌誕屆於五旬
爰舉呼嵩之禮婺曜增彩慈天彌高恭惟德媿女堯
位尊 文母柔徽克配於 寧考八域仰翟禕之尊
陰功默護於寡躬升載戴裘冕之化猗 寶齡儼躋
半百而景籙佇期於千微誠方切於揄揚詎緩崇賁
之道盛事實出於繼述幸回撝謙之心茲當元朝頌
椒之辰敢效大庭獻篚之禮伏念以千乘養奉三朝

正溪集 卷二十一
歡瑤冊遲待於乙年曷勝惜日之悃縟儀先行於寅
月聊申報春之誠

惠慶宮寶齡六旬稱慶陳賀 大殿親上箋

璇杓歲改幸泰運之登三萱陞春回忭頤壽之躋六
孝推東海頌騰 北堂恭惟漢宮含飴周室縣飀謙
光受千乘之養曷稱報春暉之微誠坤德發重輪之
祥誕膺自天申之永命猗 寶籌屆耳順之歲而第
祿衍眉壽之期斯我家曾未有之洪休寧或緩於崇
顯遵 先朝所已行之盛禮猶少遲於闡揚茲當三
元之令辰敢獻九如之嘉頌伏念誠切愛日喜深知

年彤庭之縟儀亟行體飾慶於先甲 闕宮之顯號
並舉佇涓吉於來春

登俊試謝恩箋

臨軒試藝愧茂拔萃之能觀國用賓猥玷登俊之選
曠代盛事特地恩光伏念臣等跡厠鴻達化沾兔置
少習副墨未效補袞之誠粗解操弓安有奪袍之譽
若稽 光廟熙隆之世厥有俊良登崇之規才彥蔚
興得人於斯爲盛文武並用思皇生此以寧猗我
后丕顯丕承而先烈善繼善述茲當八十一歲甲午
孟春緬懷三百九年丙戌故事鑾蹕儼臨於舊闕卽

耳溪集 卷二十二
先王勤政之基劔佩咸萃於大庭遵昔年設科之制
濟濟髦士摠是珥玉橫金矯矯虎臣可使投石穿札
縱橫筆下薄試抽黃之工決拾腰間爭呈中紅之技
俄然天門之日射忽爾臚唱之風傳名姓催呼顛之
倒之召自公矣觀瞻咸聳是耶非耶立而望焉兼孔
門之四科皆入吾殼比東京之八俊爰錫嘉名翼乎
鴻毛之遇順風藹然 龍顏之解四海名題黃甲榮
似釋褐之初頭戴彩花光動衣緋之列減一於虞庭
之元凱龍躍雲從加七於漢代之麒麟豹變風冽恩
數曠異或賜祭而加階寵賚便蕃更頒絹而宣饌至

若 宸章之遍授別是前席之殊私奎藻焜煌帶爐
香而入袖霏雲灑霽溢樽醕而淪肌天廡玉蹄競踏
元宵之月色御筵金燭分映壽域之春光茲蓋伏遇
主上殿下作君作師乃文乃武率由舊典熙百工而
允釐廣張禮羅名一藝者必錄遂令無似之賤並被
非常之榮臣等敢不胥殫駑姿仰酬鴻渥名慚俊乂
曷副拔茅之恩化際郵隆庶效祝華之悃

春秋館賜詩宣醞謝恩箋

抽秘藏於青簡愧乏描天日之才宣法醞於黃封更
侈煥雲漢之什功慚潤色恩極淪肌伏念臣等藝非

三長秩忝二品文字粗辨於伏臘賴 列朝作成之
功官銜猥縮於春秋處內院深嚴之地屬承寶鑑編
摩之命顧茂金石刻畫之能巍乎功煥乎文正可比
侔於虞夏讀其書知其政若爲表裏於典謨瑤編寓
沒世之思縱切與有榮之幸彤管任狀德之責常懷
可無罪之憂何圖並夜直之辰忽紆自天題之寵
宸章有煒宛奎璧之昭回旨酒孔嘉藹需雲之霽霽
衣裳顛倒殆若咫尺顏不違寵數便蕃益覺方寸心
自激至若板上之賡揭別是格外之殊榮譬如土缶
之和景鐘宮商莫叶殆同浦珠之綴周冕光價倍增

茲盖伏遇 主上殿下達孝揚先深仁體下豈以佔
畢小技真有絲毫之勞蓋謂鋪張盛休或裨黼繡之
美遂令賤品亦被洪私臣等敢不殫竭心精發揮謨
烈 前聖後聖之同揆雖莫得以形容大書特書之
不停庶有資於祖述

進羹墻錄箋

纘堂構之洪基不闡德美寓羹墻之 聖慕爰成簡
編率乃攸行儼然如在竊稽帝王之監法必觀祖宗
之耿光前代之軌躅難尋自有我家之制度上天之
聲臭云邈莫如先王之儀刑蓋其心法之相傳最近

王漢集 卷二十二
於聞見所以孝思之維則若接乎聲容猗我朝卜千
萬年而 列聖傳十九世提封盡日出之域軼文明
於中華昌運屬河清之期掃荒屯於羅麗顯哉謨承
哉烈士不勝書巍乎功煥乎文代有成憲恭惟 主
上殿下以不匱思嗣無疆休湯敬禹勤亶天縱之睿
聖堯傳舜受得家法之精微內苑建奉謨之堂奎藻
常瞻於雲漢秘閣修 列朝之鑑寶典大備於關和
宗德祖功被金石而彌遠文經武緯並日月而昭垂
然謨猷散載於諸篇顧德業未歸乎一貫譬如河海
之廣大浩涯岸之難窺曷若星斗之列張粲躔絡之

有序 睿撰曾留於東邸自 三朝已觀感焉舊書
偶發於內藏蓋昔年有晉獻者顧名思義別有感於
斯文彙類分門要益切於常日爰命六七臣同輯裒
成二十部新編自創業而守成因革損益之咸載由
齊家而治國禮樂政刑之可徵隨事繫時儼 羣聖
之同揆舉綱挈要集衆美而齊光從此目擊而道存
而周禮盡在是矣悅若耳提而面命嗟文王如復見
焉伏念臣等職忝操毫才慚潤色纂言紀事考据皆
遵於信書發例起凡規撫悉稟於 睿旨念茲在茲
名言茲也洋洋乎參前而倚衡大書特書不一書之

井井然同軌而並轍治則本關睢麟趾寧比有唐貞
觀之篇奉之若弘璧龍圖可並西序大訓之寶豈惟
增光於 聖孝抑亦大裨於治猷念王業之艱難應
軫馭朽索之戒覽世級之升降宜思調弊絃之方若
夫萬化之源惟在乎端本而出治可以一言而蔽不
過曰克己而裕民尊閣實同於典謨可備三畫之法
講模範永垂於祚胤誕啓萬世之洪休

先朝舊臣陞資謝恩箋

當新年三元之節感 先朝百齡之期禮行 真殿
恩推舊臣臣等誠惶誠恐稽首稽首上言伏以 前

王於戲弗忘愴百齡之方屆凡士不顯亦世侈一級
之遍加 先君之思爾類永錫伏念臣等咸囿壽域
復際昌辰荷五紀作成之功位列金紫沐 重宸繼
述之化報茂銖絲茲當堯百歲元朝益仰舜五旬孺
慕 璿殿展爵獻之禮優然陟降庭儼臨丹楹厠駿
奔之班愀如咫尺天密邇乃以志感之 聖念遽紆
覃恩之殊私咨爾卿大夫羣工率多昔年之逮事若
承我 寧考休命特許右秩之超遷十八載丹莫屢
更幾仰羹墻之寓慕并一人黃麻齊降或侈庖廩之
代頒寔出 聖孝之無窮莫非遺澤之攸暨殿內宣

旨咸戴有隕天之恩輦前唱臚別是不踰日之眷丁
殷湯降百年之會竊傷風雲之莫攀推周文問三朝
之思均霑雨露之普施舊恩新渥先愴後榮茲蓋伏
遇 主上殿下以 先王心造思皇士踐其位行其
禮恒推優老之仁承哉烈顯哉謨克軫體先之道遂
令賤品並被殊恩臣等敢不口誦恩言手擎華誥追
先帝而報陛下敢忘葛侯之忠獻羣齡而祝 聖人
竊效麥老之頌

耆司考績日賜詩宣醞謝恩箋

當耆司考課之日賜諸臣煖飽之需天章昭回法譜

鏗鏘至若貂蔘之寵錫尤出惠養之隆恩事光簡冊
榮動簪紳臣等拜稽祇受不勝感激敢將獻年之忱
仰贊歛福之休臣等誠惶誠恐稽首稽首上言伏以
彤庭祝嘏景運迎煖律而載回靈閣宣醞 宸章偕
法樂而並降寵光洋溢珍錫便蕃伏念臣等裁成大
甄生老壽域致身躋槐棘之列媿忝齒爵之美稱題
名依日月之光至登繪畫之盛事屬茲耆司考殿最
之日遽蒙 重宸賜溫飽之恩皓髮癯容方肆序齒
之席黃封細絹忽侈燕毛之需奎藻輝煌仰昭光於
雲漢仙簫悠颺動雅音於勻天紫貂出尙方之珍旣

王溪集 卷二十二
錫煖老之具靈極分內院之劑亦軫扶衰之資猗
聖眷既篤於高年而殊典仰體於昔日追前癸賜粥
之寵蓋倣祝鯁噎之規迓來寅稱觴之休先推惠鮪
背之渥醉以飽矣溢和氣於淪肌安且燠兮排大寒
於挾纊頌萬壽如岡之祿爭仰自天而申繼 三聖
入社之期相與計年而待茲蓋伏遇 主上殿下政
懋推孝化成作人承 寧考臨五紀之治羣黎多壽
法周王養庶老之禮一國興仁遂令恃粥之賤姿並
蒙授衣之洪渥臣等敢不涵濡湛露衣被恩光效華
封祝聖之誠競騰壽富男之頌值攝提起歲之運冀

享萬八千之齡瞻尺衣而願添扶桑之絲撫丈髮而
齊獻麥丘之壽

進人瑞錄箋

當 殿宮寶籌之彌高推朝野尊年之洪恩 宸章
昭回簡冊輝映敢效獻年之忱載揚斂福之化臣等
誠惶誠恐稽首稽首上言伏以天用申無疆惟休幸
際飾兩慶之會孝不匱永錫爾類敢進集羣齡之書
不曰瑞乎於斯盛矣恭惟 主上殿下孝準四海養
極三朝愉愉奉 殿宮之歡願春暉之長繫洞洞謹
晨昏之省喜壽曜之彌高幸當攝提格之載回聿覩

五六旬之齊邵 東朝之瑞煦方永誕躋知命之祺
北堂之寶籌益隆儼近周甲之慶猗周家頌文母之
德允宜萬壽之必膺在漢代奉長樂之觴未聞兩宮
之並獻迺於瑞年之元日爰紆匝域之覃恩凡係七
十八十暨百齡間多偕老之類毋論有官無官加一
級或施賜帛之章計其人則七萬千有餘於古亦如
是否揔厥齡爲五十億以上更僕不能數焉歌於巷
抃於衢宛是畫裏之光景立于朝耕于野太平地上
之神仙可驗壽考之作人實爲王國之上瑞蓋其至
化之旁達陶一世於華胥伊者奚啻奇祥之爭來比

諸山之白環銀甕家家扶老若景星卿雲爭先覩之
邑邑戴恩雖婦人孺子皆謂祥也肆 宸念特軫於
飾喜而盛事俾傳於纂書彰國家之洪休仰答皇天
之眷佑體文王之善養遍錄朝野之期頤肇錫嘉名
斯往牒所未聞者誕揭奎藻而興國必有祥乎茲將
一部之新編仰備九陛之 睿覽頌萬年錫難老咸
仰 聖孝之益光歛五福敷庶民實由 慈化之普
被寶婺增彩爭看海屋添籌之祥前星重輝齊效麥
丘獻年之願伏念臣等生老壽域遭遇昌辰時萬時
億遠邁地官獻民數之規多壽多男竊附華封祝聖

耳溪集卷二十一
人之悃

致詞

王大妃殿寶齡五旬稱慶陳賀 大殿親上致詞
養備長樂德叶厚坤第祿無疆 寶齡彌尊誕躋五
旬永期千秋陰化丕彰景貺潛周 先后是似曾孫
有慶維歲寅正自天申命誠切愛日禮舉呼嵩載頌
載舞洋溢大東

惠慶宮寶齡六旬稱慶陳賀 大殿親上致詞

柔範嗣徽至德含章景祿鼎至休運履長六旬 寶
齡萬歲遐祺海屋添籌壽曜增輝千乘致養三朝問

安流虹發祥含飴供歡莫陞春回萱堂日永大庭三
呼環海同慶

教書

令京畿監司鄭弘淳書

王世子若曰岳牧統列邑之治惟通才可屬屏翰王
畿作四方之極比諸藩尤宜揀掄肆朝論最難其人
眷廷臣疇膺斯選惟卿才猷敏達性度端良袁氏之
奕世公卿是謂故國之喬木石君之傳家醇謹綽有
名祖之遺風秉論和平而公耳忘私持身謙默而言
必有中處世則有恬介之操蓋嘗不激不隨立朝則

荷忠孝之褒無愧乃父乃叔嗟先卿未究乎大用故
隆眷不替於世臣西湖按廉暫輟隻日之邇列一歲
超擢俄躋次月之崇階銀臺長納言之班爭稱黑頭
宰相壁宮陪橫經之講儼作青衿宿師而望實旣隆
於妙齡顧績庸宜觀於外試惟茲五百里甸服實是
三十州重藩江漢朝宗城隍據襟帶之勝春秋掃灑
松栢護衣冠之藏壤地瘠磽人無飯稻羹魚之樂俗
習儂薄民多帶牛佩犢之徒矧近歲水旱之連仍而
生靈饑癘之荐酷方春下勸農之令無救峽邑之灾
荒今秋施減租之恩莫紓郛屋之生理欲求蘇殘起

疲之效宜仗識治綜務之才茲授卿云云卿其毋負
特簡之知益殫未展之蘊敷揚德意體九重如傷之
仁撫摩瘡痍軫四民必先之政振一方之凋瘵必待
來旬之功廣列郡之蓄儲庸作嗣歲之備至若獄訟
平而姦宄息惟在聽斷明而力役均兼管轄於三都
寧忽陰雨之策畀保釐於一路應瞻福星之光於戲
自律以廉約奉公卽卿所有爲治之寬弘持重寔予
攸期漢三輔之難治可別盤錯之利器周二陝之分
理佇騰棠茷之嘉謠故茲令示想宜知悉

令江原監司沈鏞書

王世子若曰余惟朝廷之建置百官惟方岳最爲難
慎邦域之區分八路惟江襄獨稱凋殘寔保釐之孔
艱肆簡畀之有屬惟卿奕世喬木資地清華器度寬
弘休休焉如其容物才猷通練恢恢乎可以剗煩瀛
館蜚英初年儲遠到之望遼塞銜命殊俗識專對之
才夙被 聖主之殊知遂膺前席之特擢佐李官而
當審恤之日議讞克平居銀臺而荷疾勁之褒出納
惟允乃者郡紘之暫綰聿見賑績之最優一境之呻
喟皆蘇溝壑衽席九重之獎諭特侈表裏璽書中外
之聲庸丕彰朝家之倚任彌重睠茲東關一域實是

上游重藩北通咸關山河按濊貊之舊東臨滄海舟
楫連雕題之邦厥土斥鹵磽沙官收煮浪耕雲之稅
其俗儉陋質木民無飯稻羹魚之饒矧饑饉之荐臻
而凋瘵之比甚閭井蕩析到處成白葦之林田里蕭
條極望少青草之野淮金之安集甫訖尙戶口之未
完冬春之貢稅屢蠲奈杼柚之莫裕嗟彼方八百里
重寄安得良二千石共治僉曰惟汝可諧蓋欲得君
爲重茲授卿云云卿其祇服寵命益展良猷藹然布
陽春之輝煦哺備至行矣攬澄清之轡黜陟惟公峒
戶漁村之生涯可憐殫心撫字蔘商板賈之奸弊甚

王溪集 卷二十二
大加意禁防惟是薄斂而寬徭爲當今之急務至若
興利而除害在因時而適宜於戲惟廉簡可以服人
惟精勤可以綜事東海之名山盡管爭道刺史之清
標一路之福星遙臨佇繼乃叔之遺躅故茲令示想
宜知悉

令開城留守金致仁書

王世子若曰國有陪京寔重保障之責才非維翰曷
膺委寄之權旣廟議之咸推肆 聖簡之有屬惟卿
元老肖子王國蓋臣擢魁科於妙齡藹然珪璋之令
望歷華貫於平步蔚乎棟樑之良材性度祥和而立

朝則獨持風裁才猷瞻練而遇事則綽有精神爰從
下大夫之階遂居副樞密之要經濟之淵源有自不
負槐庭之舊聞機務之綜理得宜可驗石畫之能手
長玉署而主瀛選揀掄惟精貳天官而叅銓權甄別
克允久矣夙夜之匪懈惟爾獨賢傑然望實之俱隆
無出其右肆倚任益篤於 上眷而歷試宜觀於外
庸乍綰東邑之章寧素蘊之可展欲授方面之節尙
遠出之是嫌睠茲開城之舊京實是留府之重鎮關
防控三路之阨隱然大都會要衝衙門倣兩局之規
宛是上將軍節制潮通沁水有輔車相依之形路接

箕城卽冠蓋交馳之所矧勝國所嘗都者故遺俗猶有存焉服飾相誇巷多衣輕策肥之輩武力是競士有超距引強之材苟非撫禦之得人難期緩急之致用居守責大何妨西川之徊翔保釐憂深正急東郊之往又茲授卿云云卿其祇服寵命益殫嘉猷恩威并行兼牧民馭衆之道紀律先定明親上死長之方然後驅之於詩書六藝之場庶幾蔚焉有齊魯一變之美圃老之遺風已遠尙憶倡學之功楸宮之舊基猶存詎忘興王之地此其先務太畧餘豈待於指揮至若設施便宜自有規於專稟於戲兼管尙帶於籌

府何間在內之時分司則異於藩維毋懷去朝之戀行且召矣往克欽哉故茲令示想宜知悉

令黃海監司趙明鼎書

王世子若曰余惟朝廷用人固非一道孔門論士厥有四科故優於文辭者多疎於時務長於政事者或遜於詞章歐陽子之喜談蓋亦自知其不足寇萊公之寡學何嘗并掩其所長眇矣二者之得兼難乎一人之求備嗟從古才難也如此矧在今人物之渺然惟卿以周通之才貯文學之望瓊琚鳴國家之盛再闡黃甲之名瑚璉爲廟朝之珍早騫青瑣之步器度

疑遠接物則休休有容識解透明處事則恢恢餘刃
周旋乎是非爭競之地和而不流出入於論思啓沃
之班言乎有味所以中外之歷踐最被九重之深知
下邑分符薄試牛刀之割內畿持斧爭稱驄馬之威
乍躋緋玉之階旋授錦江之節行一二通變之政蓋
欲任謗而便民蠲半萬災荒之政不憚爲法而受罪
人或有執跡而論 上獨察爲國之心始以玉汝之
恩姑從吏議終焉環召之寵曾未歲週而眷遇無間
於後前故班聯不離於清要處喉舌則出納足以揚
休命付銓衡則品裁足以平物情至若 宸翰之編

摩別是詞臣之光寵山龍有至美之象蓋欲觀繡黼
黻之功天地有自然之文猶或待織雲漢之手從容
半夜之對類宣室之承恩顛倒不時之呼若金門之
待詔遂擢金貂之列俾長銀臺之英眷注彌隆 聖
意方專於倚任賢勞蓋久卿志欲就於優閒睠彼黃
海一區實是青丘近甸疆連水陸素稱魚稻之鄉地
接松箕獨擅鹽鐵之富惟其土沃而民逸最號難治
兼之賦重而役繁靡有定制乃者妖言之惑衆遽致
愚民之奔波守令不能重繩方伯至於抵罪遂煩近
臣之播告今雖帖然可見習俗之輕佻有如此者苟

非才優望重之士難寄文附武威之權蜀人善訛必
須張益州之坐鎮淮陽得重何妨汲長孺之臥治茲
授卿云云卿其毋負委畀之恩克盡撫綏之策爲政
貴持大體夫豈在於多言治民若烹小鮮尙宜勉於
弗擾時或內輕而外重暫輟次月之班事有先易而
後難詎忽來旬之責於戲輕車熟路想起湖西之舊
謠畫戟清香應勞日邊之歸夢故茲令示想宜知悉
教判敦寧洪象漢致仕書

王若曰君以禮而使臣所貴體下之道年未及而致
政特推憫衰之恩茲循相臣之言俾遂平日之志惟
卿清朝宿望早歲蜚英博識通才不讓古宰相風範
完名厚福無忝賢都尉家聲持論務主公平可見容
物之量當官不擇夷險素著許國之誠居然四十年
立朝夫何一二歲言病蹤跡久斷於鵷列想多戀闕
之懷顏面尙記於髫齡每切臨筵之思適元輔之登
對爲同堂而陳情禮限只隔一年何待乞骸之牘崇
秩已躋八座宜諒知足之心爰降便殿宣麻之音庸
副老臣懸車之願呂申公之有疾應緣勤勞於王家
歐陽子之告休何妨成就於晚節將期優游於耆社
俾便怡養於餘齡於戲卿則幸暮景之投閒予則惜

王溪集 卷二十二
老成之去位介爾眉壽用敷九疇之遐祺賜卿手書
宜受二子之顯養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上樑文

旌烈祠移建上樑文

蓋聞殺身成仁乃君子之能事懷風慕義卽士林之
同情茲當遺祠之就荒爰講善地之改卜惟羅州旌
烈祠者卽倡義使金先生妥靈之所也惟我先生天
人遂學日月精忠束帛丘園負重望於朝野抗笏臺
省凜風采於班聯乃黑龍之紀年慘封豕之荐食三
都失守 君父越在草萊八路被兵生靈幾盡魚肉

曾無河北一介義士其奈海東百年 宗祊先生時
從家居首倡義舉揮涕誓衆人皆投袂而興歃血登
壇士懷死綏之志提孤軍而涉千里之險國耳忘身
保小島而扼三路之衝 王曰嘉乃逮夫晉陽之城
守屹爲湖南之屏蔽月暈孤陴誰解獸角之急星隕
殘壘竟作魚腹之魂忠孝雙全爭稱諸葛之父子邦
國重活先數睢陽之弟兄嗟旌褒旣隆於 聖朝而
愴慕倍切於鄉里百代之風聲永樹卽其地而建祠
四時之香火惟虔暨同事而暇享當時事蹟前輩之
紀述可徵中間創修章甫之經營是賴夫何歲月之

耳溪集 卷二十二
浸遠遽見屋宇之將傾風搖雨磨遺廟之丹青已落
棟撓礎圯荒庭之橘柚空垂廟額淒涼豈惟行路之
興愴地形湫隘久矣吾黨之同憂睠彼州城百弓之
區實是先生永矢之巷鄉人指點尙想杖屨之逍遙
水竹清幽允合俎豆之盼饗肆因儒林之齊倡聿謀
鳩材而改營拓地募工惟多士不期而會捐廩相役
非太守伊誰之功旣揀築之趁時故成就之不日樓
傳蠹石何處取熊之鄉門對清溪宛是釣魚之水將
使山川動色棟宇改觀輪奐聿新寓高山景行之慕
堂廡有儼慰如水在地之靈瞻桑梓而興懷采增志

士之感慨攀戶牖而起敬尤合諸生之藏修方駕長
虹載涓吉日

兒郎偉拋樑東簷端朝日照丹衷山河壯氣今安在
應作撐空萬丈虹

兒郎偉拋樑西溪邊新廟卽遺棲欲知聖代褒忠盛
看取煌煌二字題

兒郎偉拋樑南颯爽英風想戰酣俎豆一堂同膾食
無雙奇節儼成三

兒郎偉拋樑北風聲烈烈滿東國千年志士無窮思
惟有山光與水色

王漢集 卷二十二
兒郎偉拋樑上前有青槐連抱廣滿地清陰佳可遊
歸歟狂簡嗟吾黨

兒郎偉拋樑下地靈人傑元非假山川不盡生賢才
他日阿誰能繼者

伏願上樑之後神鬼默護風雨永除山蒼水泱緬遺
風而如昨天高地迥並盛烈而長傳庶幾垂萬禩而
不湮寧無曠百世而相感

留仙觀上樑文

湖山擅佳麗之名蓋得地而占勝樓臺有廢興之數
必待人而成功烈焰纔經於畢方新構復完於箕域

顧茲東明留仙之觀實是西州迎賓之樓地居成都
之奧區風光冠東方之美薨連降仙之華棟面勢得
中央之尊金鑪沸流想像天孫擊劍之地珠簾暮雨
指點神女解珮之峰刺史行春此焉遊日羣公暇日
坐而銷憂落霞孤鶩之齊飛依然空中樓閣凌波舞
鶴之并奏宛是地上神仙夫何百年之間屢遭八人
之厄天時人事之所乘除成毀無常名公賢吏之所
經營創修如舊至若去歲之火尤是非人自天朱欄
畫樓化寒烟可憐焦土碧瓦紋礎盡灰燼曾不崇朝
仙簫響沉殆同黃鶴之搥碎烟花薰歇實關洛陽之

耳溪集 卷二十二
盛衰江山自此無顏是乃守土者耻也高明之居有
瞰得非造化翁忌乎太守榷楠美材湖海豪氣銀臺
玉署輟青瑣之邇班紫綬銅章莅朱蒙之舊域徘徊
於荒臺茂草愀焉興嗟顧眄乎清流翠屏慨然凝想
迺卽地而經始獨與神而爲謀燔山陽之土伐水北
之材物其阜矣捐府中之俸役衙前之卒民皆晏然
所以百堵之興不過半年而集斧彼鉅彼大匠儼其
把繩輪焉奐焉層臺起於累土上棟下宇尋尺一循
於前規復闢雕楹制作獨雄於列郡金碧炫日掛飛
虹於簷端薨桷浮空頰翔羽於檻底前瞻候賓之別

館縹緲十二曲迴欄左挾通仙之華軒羅絡數百間
傑構於焉使价之弭節頓覺山川之改觀忽若鬼運
而神輸見眼前之突兀偉歟事半而功倍識心上之
經綸晦明變化之景不同豈讓環滁之勝槩山水富
貴之美兼有絕似錢塘之名亭三觀並起於一朝式
有待於大手層樓漸就於九仞竊余望於後人茲當
呼邪之辰聊騰美哉之頌頌曰
兒郎偉拋樑東蓬萊朝旭射微紅雲窓霧閣深如海
髣髴霓裳下此中

兒郎偉拋樑西雲雨巫山夢裏迷紇骨城邊芳草綠

夕陽腸斷子規啼

兒郎偉拋樑南簾几蕭然挹遠嵐十二曲欄明月夜
水光樓影碧相涵

兒郎偉拋樑北繁華舊是東明國藍田白玉慈山金
好作佳人頭上飾

兒郎偉拋樑上咫尺瑤階森列象呼吸也應通帝居
有時笙鶴飄空響

兒郎偉拋樑下四山蒼翠無冬夏昇仙橋畔浣花兒
連臂蹋歌青草野

伏願上樑之後神鬼默護烏鼠永除福地靈區長留

太平烟月清歌妙舞不盡才子風流時和歲豐與吾
民而同樂山高水迥並斯樓而不騫

鏡浦臺上樑文

粵以玄竅噓物積靈氣於大瀛青帝司權闢奧區於
東汜於焉造化之留跡或爲仙真之攸棲惟茲鏡浦
之臺實擅蓬島之勝江山占辰韓之域濊侯之開國
茫然聲教慕皇漢之風彭吳之建碑何處新羅公子
之遐遜高風難攀永述二郎之真遊遺躅可指逮夫
麗代之統合遂有名樓之肇興跨左海右湖之間烟
波上下兼朝日夕月之景氣象萬千彤霞射簷影逗

耳溪集 卷二十一
陽鳥之羽雪浪浸檻風掣巨鯤之鱗治丹之井日不
磨緬想句漏羽化之客維舟之巖嶼猶在疑是中流
風引之帆勝觀徧墨卿之賞名區徹紫宸之聰 二
聖朔巡之路翠華遙臨 肅祖雲漢之章紗籠高揭
居然歲月之悠遠久矣風雨之漂搖棟宇欹傾鶴樓
之仙人已去花草埋沒鳳臺之江水空流主人泉石
膏肓湖海曾次垂魚朱鳥之域目極南溟飛鳧白頭
之顛肩摩北斗迨分符於藥國爰繫纜於桃源山空
水明慨無所於管領年豐民樂思及時而經營電斧
風斤浮來五臺之木虹梁霧榭架成百尺之樓飛甍

抗雲呼吸近太清之座畫欄臨水坐臥壓馮夷之宮
於是泛彩鷁於澄流狎白鷗於芳渚人行鏡面恰似
五月涼之湖橋橫江門宛是二水分之境明如滿月
貫四時而無盈虧深止半篙環十里而均清淺沙堤
橫帶捍萬頃之鯨濤竹島當襟露一點之鰲背滕閣
之水天一色岳陽之乾坤齊浮向月揚簫孤鶴警節
而來舞憑虛鼓瑟游魚應絃而出聽海濶天高飄飄
乎遺世而獨立水流雲逝浩浩然造物者與游斯乃
天下無雙豈直海東第一竹樓自此不朽咸曰太守
之功蘭亭待人而彰爭登騷客之詠茲綴六偉之頌

聊助九層之臺

兒郎偉拋樑東扶桑曉旭先紅青烟九點何處列子
冷然御風

兒郎偉拋樑西大關峩峩天齊虹橋細通碧海前繞
一帶沙堤

兒郎偉拋樑南水光遠接山嵐寒松古寺演法沙鳥
江魚來叅

兒郎偉拋樑北扶搖願借鵬翼折來金光一莖稽首
遙獻 宸極

兒郎偉拋樑上蓬壺隱約入望明月中流滂洄翛然

獨立昭曠

兒郎偉拋樑下水底沉璧堪把身在鏡中不知却看
毛髮皆寫

伏願上樑之後翬革常新飛泳自得烟濤浩渺隨王
風而俱恬琴鶴清閒暨民生而同樂習池騎馬見太
平之風流濠水觀魚寄至人之神解

子規樓上樑文

伏以仙駟已邈嗟盛德之難諉華構重修愴遺躅之
始顯梅樓舊址杜宇新名追昔日托物之辭寓邦人
興哀之所惟此越州觀風之閣卽是 聖人陟方之

王漢集 卷二十二
墟始也居南面之尊巍然恭已而不與終焉慕東向
之讓於乎至德之難稱纘服三年殆同江湖落月之
識脫屣千乘遂作荆蠻採藥之行霓旌上昇何山尋
白馬之影龍髯下墮遺氓哭蒼梧之雲曾於別榭
臨御之辰乃有冤禽比興之什曉岑殘月聲斷蜀帝
之魂玉笛危樓吹裂湘妃之竹天上之花欄迢遞萬
事雲空人間之珠唾流傳百年電逝昊天有往必復
仰寶辰之重光遺澤至今不忘记 玉音之如在第
舊基已沒於荒翳而後人靡所於瞻依峰連九疑徒
傳南樓之遙拜淚下三闕空聞中夜之悲歌山哀浦

思惟徵 魯陵之遺誌烏啼花落未見靈光之獨存
久致行路之嗟傷曷爲古蹟之闡發父老指點共說
只在此中年代蒼茫莫能明言其處乃按圖於州府
之側遂尋基於閭井之間作尋常百姓之家何處駐
蹕餘蕭條數間之屋無地起樓行或尼之起白日之
雷雨傳者誤耳逗太守之旌麾何來一朝回祿之風
露出數顯紋礎之石籬落悉燬於半晌倏似一炬之
延燒灰礫盡蕩於烈飈始見百堵之遺址地形宛如
天作是以有袞衣兮人謀暗與鬼諏殆若寓造物者
於是伐木而錦水流下測圭而營室方中盈尺之積

雪忽消斧斤乃入連抱之喬松自拔棟樑可材若靈
臺之是經成之不日見斯干之既落翼然如翬于斯
時也乘輿過露梁之祠宸感及莊陵之世懷忠
臣之壯節特垂六十句奎章抽名山之秘藏滂考三
百年遺蹟賜諡錄後永樹百世之風聲設壇降香俾
同一體之祭祀方當史官復命之日適會守臣馳奏
之時不約而同夫豈偶爾於今有待若相感焉遣宗
伯而陳辭愀焉聖心之興愴趁寒食而虔享優然
真遊之如臨肇錫托春心之嘉名寔追愁夜月之遺
句民情大可見也咸起顧名之思聖德吾無間然

倍切沒世之慕飛欄畫棟儼若玉几之重憑孤鶩落
霞肅然羽蓋之遙降幾年荒田之埋沒久矣神慳今
日方伯之表章若有天誘茲綴兒郎之短曲聊和子
規之哀音

兒郎偉拋樑東翠華孤寄萬山中如何怪鳥來相伴
夜夜悲號血吻紅

兒郎偉拋樑西樓上于飛枝上棲越絕江山無限好
胡爲長向枕邊啼

兒郎偉拋樑南鶯語嚶嚶燕語喃底事爾啼聲獨苦
不如歸些每成三

耳溪集 卷二十二
兒郎偉拋樑北憔悴衣裳猶絳色劍外間關萬里來
羣童挾矢莫相弋

兒郎偉拋樑上昔日金床與寶帳羽化幾年懷故都
遺民翹首空相望

兒郎偉拋樑下翩翩錦翼隨風馬清泠浦外草如煙
月出遊時靈雨灑

伏願上樑之後綺樓與華岳高懸奎藻並瑞日爭耀
喬陵之松栢掩映恍若六臣之前趨王孫之春草芊
緜依然百鳥之羅拜尚推當日興雨之澤永慰此邦
望雲之誠

得中亭上樑文

伏以襟帶按三輔之固駐龍旂於 仙園弧矢利四
方之威抗豹侯於射圃爰起如翬之華構肇錫中鵠
之嘉名睠茲華城之雄州實是圻甸之重鎮兵馬擁
五千之衆儼若諸軍門規模舟車扼三南之衝屹然
大都會保障况自 園寢妥奉之日尤見山河拱衛
之形騫矯如螭龍之弄珠地鍾造化之奧丰茸若蓮
花之吐萼天作 聖人之藏惟我 主上殿下慕切
羹墻感深霜露抗舟梁於清漢一帶成康莊之塗張
幄殿於新州百里視門庭之近移日瞻之鑿仗觀月

五溪集 卷二十二
遊之衣冠金粟基長發之祥佳哉鬱鬱葱葱之氣玉
瓚奉吉蠲之享儼然陶陶遂遂之誠於是徙閭井而
蠲賦徭登俊髦而試才藝枌樹新影散鷄犬而知家
桂枝清香集龍虎而宣榜爾乃停蹕於講武之館樹
革於肄射之塲山川鬱乎相繆眇良將擊劔之地風
雲爛其交會起明王聽輦之思于時御史進玉弮之
弓司馬捧金僕之箭彎成月滿舍白羽於參連飛似
星流中紅心於一發萬日齊注爭稱矢道之同科七
札皆穿但聞鼓聲之連起周還中節工師奏騶虞之
歌德行可觀大夫按嬰相之制仍設主皮之射更試

臣鵠之才濟濟冠紳恭遵讓一尺之禮赳赳韎韐悉
趨備三耦之班序賢簡能儼有折衝樽俎之志挽強
命中爭奮宣威沙漠之風咸仰君臣相悅之休斯爲
文武並用之術已而鳴金收鐫舉旌行觴三軍之歡
聲雷騰自倍超乘之勇萬姓之喜色春溢爭先如堵
之觀是謂聖又多能允宜亭以志喜卽地建閣翼然
飛甍指事命名煥焉寶墨采椽不斷倣古制於澤宮
隆棟合規應玄象於營室川原曠爽遙看古西門之
輪蹄廨宇環聯常傳壯南軒之鼓角虬虎起蟠拏之
勢奎壁爭輝草木被昭回之光星雲動色銀鉤增九

耳溪集 卷二十二
鼎之重金矢壯六師之威海晏山晴千里之疆域不
聳風和日永萬品之惠澤旁流鑿輿載旋御六龍之
雅雅鳳吹前導見百獸之踴踴敢擬七德之歌恭獻
六偉之頌

兒郎偉拋樑東龍袍玉帶御彤弓黃間七縱無虛發
弦外遙聞瑟瑟風

兒郎偉拋樑西三軍環立共流睇紅旗一舉呼千歲
中的非高亦不低

兒郎偉拋樑南佳氣花山滴翠嵐回望 仙園莽蒼
裏數聲清磬自珠菴

兒郎偉拋樑北三南大路人如織元春初下勸農綸
扶杖歡聲動八域

兒郎偉拋樑上祥雲影裏開仙仗 臨軒試藝蒐奇
才拊髀中朝思猛將

兒郎偉拋樑下朱欄俯瞰茫茫野清晨畫角起三聲
御柳東風嘶萬馬

伏願上樑之後璇題炫日畫棟齊雲喬山之松栢長
青百靈呵護箕封之煙塵永熄八方和寧千秋名亭
瞻雲漢之有爛三春麗景望翠華之常臨

長安門上樑文

耳溪集 卷二十二
伏以周建采甸而作翰屏漢置園邑而供灑掃蓋奉
先思孝必重衛 仙寢而謹明禋而強榦弱支所以
隆上都而禦外侮肆於桑梓之郡屹此虹蜺之門惟
茲華城大都護州實是箕邦右扶風地負海臨漢跨
王京百里之疆控嶺扼湖據孔道四達之會美哉國
有山河之寶果然天設 聖人之藏神龍弄領下之
珠鍾山之體勢壯麗金蓮吐鬚中之萼春陵之佳氣
鬱葱迨青鳥卜我崇岡而玄龜食茲新邑西瀍東澗
相地理而占基舊沛新豐順民情而奠業山川不改
其列長瞻衣冠之遊鷄犬各識其家儼成枌榆之社

於是 重宸推月觀之禮吉日定歲省之儀玉瓚親
將不盡攀栢之慕弓劒孔邇常寓見墻之誠山城遺
氓尚誦庚歲停鑿之教月岳高釋曾傳癸岡卓錫之
符士女鏹趨奚煩茂陵豪傑之戶閭井櫛比半是洛
陽卿相之園苟不築城而鑿池則何容民而畜衆正
圭測景逗金輿而升虛包山絡川飛玉斧而定界卿
從庶從之允協已驗賢都尉忱誠人謀鬼謀之與能
暗契故處士經畫爾乃命太史而諏日勅司空而商
功斲雲根於孰知之山異哉地獻萬顛拔虬棟於安
眠之島倏爾風送千章豐隆運斤呼邪之聲動地列

五溪集 卷二十二
缺扇炭鼓鞦之燄烘霄先定子午之方遂闢乾坤之
戶隨斗柄而正位玉衡下垂按明堂而成圖玄武左
啓上起二層之閣高出浮雲下通十字之街濶容方
軌法象履洛書之一範圍損都城之三彎回若上弦
之弓儼有威四方之勢橫長類垂柳之葉宛是繫萬
馬之場夫里開百堵之廛其繩則直阡陌設三條之
路如砥斯平民募帑金猶惜用三日之力壕因溪水
自成環七里之形於焉蒐卒乘而峙糗糧因之升衙
門而尊體貌倣松沁兩都之制官稱居留兼壯勇外
使之名秩並將相臨淄之車轂相擊人皆飯稻而羹

魚鄴杜之桑麻交加士多挾彈而走馬旣生齒之益
盛故育才之有方 臨軒進縫掖之羣濟濟鹿鳴之
髦俊張幟試決拾之藝赳赳兔置之干城東瞻李學
士之遺庄咸勵忠國之志北眺金節度之故壘競起
敵愾之心豈惟河東股肱之州抑爲晉陽保障之鎮
喬山之松栢密邇護芬苾於千年湖甸之舟車相交
扼咽喉於一面張雲幄於翠巘俯瞰撲地之煙花按
鳳笙於麗譙長送朝天之冠蓋寇平仲之飲博邊塵
不驚杜少陵之倚樓北辰遙望茲成八達之頌聊助
六偉之歌

兒郎偉拋樑東八達山高四望同玉女彈琴何處降
祥雲擎出日輪紅

兒郎偉拋樑西風帆無盡海雲低柳川一帶春如畫
桑柘濃陰布穀啼

兒郎偉拋樑南天作 仙園灑氣涵萬歲珠丘光照
地老龍閒弄臥深潭

兒郎偉拋樑北連天大道如繩直丹綸遙白日邊來
冰繭猶霑香案墨

兒郎偉拋樑上華山冠嶽森相向親軍百隊像魚麗
畫角城頭迎玉仗

兒郎偉拋樑下日光照耀魚鱗瓦耒耜歌饁唱樂升平
好看黃雲盈四野

伏願上樑之後鳥革不騫魚鱗增重龜巖鳳岫遙應
井絡之祥光花岑柳溪常帶金粟之瑞氣



